

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

中國古文字研究

第一輯

吉林大學出版社

吉林大學古文文字研究室編

中國古文文字研究

第一輯

吉林大學出版社

中國古文字研究
(第一輯)

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

責任編輯、責任校對：黃鳳新

封面題簽：叢文俊

吉林大學出版社出版
(長春市東中華路 37 號)

吉林大學出版社發行
長春市春曉印刷廠印刷

開本：787×1092 毫米
印張：22.875
字數：362 千字

1/16

1999 年 6 月第一版
1999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000 冊

ISBN 7-5601-2235-3/K·73

定價：50.00 元

顧問（以姓氏筆畫為序）：

王世民	史樹青	李學勤	林雲
馬承源	馬國權	郝本性	高明
啟功	張政烺	張頌	曾憲通
裘錫圭	趙誠		

編委會主任：

吳振武

主編：

劉釗

編輯：

吳振武（兼）劉釗（兼）董珊
白于藍 馮勝君 吳良寶

秘書：

孟忻

本刊之印刷費承
北京文雅堂楊廣泰先生贊助
謹此申謝



北京琉璃廠東街五號 郵編100052 傳真63173223
電話63012952 63023276 手機1391337804

目錄

關於甲骨文「字素」和「字綴」的一些問題（林漢達）
 婦女卜辭（黃天樹）
 甲骨文字考釋（三篇）（劉桓）
 甲骨文中所見幾種異體字例釋（沈建華）

師克簋與初吉（李學勤）

金文中的「學」：「毀」（趙誠）

金文中的「敢」和「毋敢」（湯餘惠）

讀金文瑣記（八篇）（湯餘惠）

金文所見周代思想意識中的「聖」（連劭名）

「貯」、「賈」考辨（張世超）

天亡簋銘的重新考察（董蓮池）

楚帛書文字新訂（曾憲通）

楚簡中的袷衣（李家浩）

荊門郭店楚簡《老子》文字考釋（劉信芳）

《郭店楚墓竹簡》讀後記（白於藍）

戰國璽印中所見的監官（吳振武）

古璽雙名雜考（施猷捷）

古璽漢印複姓合證三則（劉樂賢）

新見戰國古璽印一一七方

戰國成語璽考釋四則（徐在國）

璽陶文字零釋（三則）（吳良寶）

戰國中山王墓出土古文文字資料考釋（劉釗）

尖足空首布新品六種述考（黃錫全）

石鼓文的次序（徐寶貴）

戰國燕青銅禮器銘文彙釋（馮勝君）

目錄

一 一二 三三 三九 五一 五四 五八 六七 七四 八二 八九 九六 一〇三 一一〇 一一七 一二二 一二三 一三七 一四七 一五一 一五七 一六一 一七〇 一八三

目錄

新見戰國兵器七種（董珊）

一九六

兩種漢代瓦當的釋讀問題（趙平安）

漢代金文中的文字問題（徐正考）

二〇八
二一四

談考古資料在《說文》研究中的重要性（劉釗）

《史籀篇》時代重探（王輝）

指事說（彭裕商）

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疏證（祝敏申）

二二三
二四二
二五〇
二五六

《漢語古文字字形表》訂補（張亞初）

「𠂔」及相關字的再討論（黃德寬）

雙聲符字綜論（陳偉武）

先秦文字特有重文例證（王文權）

釋「兼」兼談「秀」、「采」一字分化（白於藍）

學習古文字雜記七則（周寶宏）

二八三
三二一
三二八
三四〇
三四八
三五三

關於甲骨文「字素」和「字綴」的一些問題

林 雲

許慎在《說文》敘中說：「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他就是从「字」在結構上分為「文」的觀點出發，對九千多個漢字作了全盤的分析。鄭樵在《通志·六書略》中說：「象形、指事，文也。」「獨體為文，合體為字。」但在對《說文》篆體的研究中，研究者們已經發現，就實際字形而言，有些字實處於獨體和合體之間。段玉裁注《說文》敘的「象形」一詞時指出，「獨體之象形，則成字可讀，但還有「合體之象形」。」「合體者从某而又象其形，如「𠂔」从目，而以「𠂔」象其形，則成字可讀，就是「不成字不可讀」的成份。」「王筠注《說文》敘的「指事」一詞時也指出：「有些指事字，或合它字而其中仍有不成字者。」「這些字中一部分能獨成字，餘下的部分卻不能單獨成字，既可看作非正式」的「合體」字，也可算成特殊的「獨體」字。所以，章炳麟在《文始》中已經把「文」區分為「初文」和「準初文」。黃侃在《說文略說》論文字製造之先後，中則把「準初文」改稱「半字」。

由於甲骨文的發現，對原始漢字形體結構的實際了解已大大超過了許慎，不但可以糾正他對許多漢字構形分析上的具體錯誤。而且有助於對漢字產生和發展過程的重新認識。李國先生所作《甲骨文文字學》一書，把甲骨文的「字素」和「字綴」三大類，「字素」原理的。書中把甲骨文的「字素」分為「字素」和「字綴」，「字素」是甲文中形與音、義相統一的、最小造字單位。」「一〇夏一」就是構成甲文字字的結構要素，是甲文中形與音、義相構成分又細分為「準字素」和「字綴」，則是段玉裁所謂「成字可讀」者。把不能單獨成字的結構字綴，按音義總結出的八種造字方法和七組十四種結構類型便可造出全部甲骨文。拜讀此書後有些不同的看法，在一九四六年八月於天津開的中國文字學會首屆學術研討會上，曾和李先生當面討論過。現在又作了些補充和修改而寫成此文，愿與更多的同志展開討論。

調李書分析出來的字素太少，是因為這還涉及對商代甲骨文結構特性的認識，也涉及對漢字發展的歷史的基本看法。李書宣稱：「甲骨文文字字素約計三百四十八個，字綴三十種，雖然經歷古今的篩選，如類化、歸并、譌變與廢除等，但從整體上來說，甲骨文文字字素依然是古今漢字的基本字綴。」本字素，甲骨文文字的字綴也仍然是古今漢字的基本字綴。這就不能不認真加以討論了。漢字的字計出來的這些字素、字綴，就有貫通漢字古今的意義。這就不能不認真加以討論了。漢字的字結構實際上經歷了重大變化的。甲骨文和小篆在字形結構上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很重要的方面是，甲骨文構字要素中用原始表意方法所造的形狀各異的圖形符號比小篆中仍保存着的這類符號要多得多。這類圖形符號雖然相當多還不能識讀，但細心考察甲骨文文字形的人都會強烈地感受到它們的存在。我們先舉一些動物圖形字符為例。《甲古文編》中被當作鳥字的字，其實有很多種，其中最突出的是鷄形的字符，很多學者都已把它讀鷄了。還有一種無冠而張口形的，如（乙一〇五二）、（京二一二四），和金文中鳥字作、等相比較，很有可能就是鳥字。《甲古文編》（一）（鳥）很象，可以推測是啄木鳥一類。還有（甲二六二四），看來可和（甲一五五八）比較，應是另一種有冠毛的鳥。（甲三一一二）則有一條長尾，好象又是一種鳥。還有一類是在頸部加一畫的（京二八五九）、（前四·一五·五），讀鳥也未必對。甲骨文中還有（《甲古文編》三四五九），和全文（子專）（子專）（子專）（子專）（子專）（子專）（子專）

會比小篆的字素多多少。

甲骨文時代的同一字素有多樣的異體。這也是甲骨文不同於小篆的重要特點。就以鷄形字素為例，在甲骨文中就可以看到多種變體，擇錄如下：

